

郭双林
总策划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史学理论读本

Readings in History:
Historical Theory

| 刘北成 陈 新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0
15

2006

史学理论读本

Readings in History:
Historical Theory

| 刘北成 陈 新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理论读本/刘北成,陈新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ISBN 7-301-09524-4

I. 史… II. ①刘…②陈… III. 史学理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K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2680 号

书 名: 史学理论读本

著作责任者: 刘北成 陈 新 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524-4/K·03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7 印张 427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本书是史学理论研究论文的精选，分为“历史是什么”“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历史分支概论”四部分，涵盖了历史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史学研究的新思路、历史专门领域的拓展等诸多主题。选文以国外学者的论著为主，写作时间上起19世纪，下迄新世纪之初，新译文章超过半数，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内容相对完整、知识较为新鲜的选本。

编者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新，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著有《西方历史叙述学》等。

总序

编辑出版这套《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愿望：配合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在教材和原始文献资料之外，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研究性学术论文的选本。

教学改革是个常讲常新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就历史学专业而言，在课程设置方面，为促进学科间的渗透，在学科主干课之外，一些院校先后开设了文学、哲学甚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课程；在课时安排上，压缩课堂授课时间，增加课外阅读量；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的教学方法逐渐被淘汰，研究型、启发式教学得到提倡；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得到推广。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毋庸讳言，随着近年的扩招，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一些院校的教学质量呈下滑趋势。其中在大学本科（甚至包括部分研究生）中存在着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阅读量严重不足，二是写作能力亟待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受教学条件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受旧有教育观念束缚。为了增加广大学生的阅读量，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02年向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了《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今天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学专业学术论文读本。

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为自近代新史学产生以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学科分类，编为《中国古代史读本》（上下册）、《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册）、《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史学理论读本》、《史学史读本》、《历史地理学读本》和《考古学读本》等7种10册，每册40余万字，共计400余万字，涵盖了历史学专业除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以外的6个二级学科。参编人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专业的部分中年教师。

我们选文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知识性。即选文适当考虑覆盖面，尽可能顾及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知识领域。（2）典型性。即所选文章

在研究思路上应该具有比较突出的创新性,或者说范式意义,可供读者反复品味揣摩。(3)规范性。即论文题目的选择、切入的角度、思维逻辑的展开、资料的运用和文字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4)可读性。即入选文章在行文上应该明白晓畅,或独具一格。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作了如下规定:第一,编选者的文章概不入选。第二,重文不重人。第三,除个别卷帙外,原则上全书每卷每人最多只限选一篇。第四,海外作者要占到一定比例。等等。

由于全书跨度太大,受既有知识储备的制约,目前的中年学者很少有人能贯通各卷。为名实相符,本丛书只设总策划而不设总主编。总策划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质量则由各卷编选人员自己负责。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编委会对编选方针和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真正操作起来,颇难完全一致;加之入选文章涉及众多领域,出自多人之手,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和风格上的差异。

编选这样一套学术论文读本,可能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可以入选的文章太多,受全书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使所有高质量的文章都能入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特别在每篇之后增加了参考篇目,一则可使读者加深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再则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以便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即便这样,对哪些文章应该入选,哪些文章应该列入参考篇目,拿捏起来亦颇感困难。见仁见智,尽力而为。聊以自慰,亦堪自嘲。

记得白寿彝先生在一封与人论读书的短笺中说过:“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读。”先生还以《诗经·邶风·墙有茨》中将“不可读”排在“不可道”、“不可详”后面来说明,认为“读”有“抽绎”的古义。(《与人谈读书》,《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作为编者,我们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这套丛书时,能像书法家读帖读碑,画家读画那样,细细品味,反复揣摩,真正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丛书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张凤珠女士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致谢意。诚望海内外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郭双林

2005年10月

目 录

总序 郭双林/I

一 历史是什么?

- 论历史科学的特征 兰 克/3
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以赛亚·伯林/14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爱德华·卡尔/36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何兆武/56

二 史学理论

- 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思考 布克哈特/71
历史方法论 德罗伊森/92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
顾颉刚/106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福 柯/117
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
海登·怀特/138
后现代主义观点下的历史启蒙：“新费解”时代的
历史学 耶尔恩·吕森/161
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 安克斯密特/178

三 历史理论

- 我的历史观 汤因比/201
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封建主义 马克·布洛赫/210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罗荣渠/219
西部问题 特 纳/242

目
录

四 史学分支概论

- 下层的历史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57
- 理解社会史——新话题和新史学家
马克·史密斯/272
-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象征 彼得·伯克/302
- 观念史的来龙去脉 唐纳德·凯利/317
- 政治史还是历史学的骨干吗？ 勒高夫/345
- 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 唐纳德·沃斯特/364
- 新经济史的发现和方法 福格尔/378
-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黄宗智/391
- 编后记 刘北成 陈新/427

一 历史是什么？

[德]兰 克

于 文 译 / 陈 新 校

论历史科学的特征

(1830 年代手稿)

历史学不同于哲学和诗歌,它依赖于现实,它的主题处于特定的环境之中。当哲学与诗歌对于观念的关注被指引转向现实世界时,历史学需要的是哲学和诗歌中那些活跃的思想力量的联合。历史学反对像哲学那样从发现某个真理开始,为自己建构起所有的历史。如果哲学是它应是之物,如果历史极其清晰、全面,那么历史学与哲学彼此将完全一致。历史科学将令它的主题渗透着哲学精神。这样,如果历史学的技艺成功地为其主题贯注了生命,并且以并非虚构新事物,而是将其把握和理解了的真正特征反映出来的诗性力量成功地再现它,那么,历史学就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同时把科学和艺术联合起来了。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19世纪德国历史学大师,在欧洲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方面有重要影响。

历史学区别于其他所有科学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又是一门艺术。

历史学是有关收集、查寻、洞悉的一门科学。它作为一门艺术,则是因为历史学要重现和描绘那些已经找到和认识了的东西。其他的科学都仅仅满足于记录找到的东西;而历史学则要求有重现它们的能力。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学与哲学相关,作为一门艺术,则与诗歌相关。不同之处在于,哲学和诗歌与其本性相符,它们在观念领域里活动,而历史学则非得依赖现实。如果人们赋予哲学的任务是洞察在时间中呈现的幻象,那么,它势必致力于探索因果关系,并且将该现象存在之本质概念化:这样,历史哲学不也是历史学吗?如果历史哲学将再现过去生活的任务赋予诗歌,那么,它就会成为历史学。

历史学区别于诗歌和哲学的地方与其能力无关,而与它的特定主题有关,该主题处于具体的环境之中,并且从属于经验主义。历史学将诗歌与哲学这两种要素结合成了仅是它自身特有的第三种要素。历史学既非此,亦非彼。当哲学与诗歌对于观念的关注被指引转向现实世界时,历史学需要的是哲学和诗歌中那些活跃的思想力量的联合。

有些民族没有能力来把握历史这个要素。印度有哲学,没有历史。

奇怪的是,在希腊人当中,历史怎么会先从诗歌中发展出来,然后又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希腊人有一套历史理论,虽然它明显与其实不能等量齐观,但意义也很重大。有些人强调其中的科学色彩更浓,有些人则认为艺术成分更多,但没有人否认将两者合二为一的必要性。他们的理论在这两个要素间活动,并且不会偏向任何一个。昆体良却依旧说道:“历史学类似于诗歌,进一步来说类似于散文诗。”^[1]

到了现代时期,在各种疑惑之下,人们仅仅考虑真实这个要素,或是坚持将科学作为历史唯一的准则。人们竟然使得历史学不再是哲学的一部分了。然而,正如刚才所说的,历史学必须同时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学永远不会只是二者之一。但同时,让这两者当中的某一个更显著却有可能。就像在演讲中,历史学当然可以仅仅以科学的面目呈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必要在当下对历史的观念进行探讨。

艺术基于其自身:它的存在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科学则必须完整地设计出它的恰当概念,并且清晰地阐释自身的核心。

因此,我将在开始的一些演讲中阐明世界历史的观念,依次探讨的是历史学的原则、范围,以及世界历史的统一性。

一 关于历史学的原则

这些原则涉及到,是什么证明了历史学家工作的内在合理性。这与生活无关。人们认为历史学家的努力有必要,而谈论历史学的用途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社会,这个诸事物彼此关联的综合体,需要历史学。但是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为了证明我们的科学,反对哲学的种种主张,我们要努力与某种崇高之物相连。我们寻求某个原则,它使历史学获得其自身的独特生命。为了领会这一原则,我们应当在历史学与哲学的斗争中来思考历史学。我们这里说到的那种类型的哲学,它已经通过思辨来得出了它的结论,并声称要支配历史学。

但是,哲学的这些主张是什么呢?在种种看法中,费希特这样表述:如果哲学家能够从他所预设的概念整体中演绎出可能在经验中存在的现象,那么,很明显,他的工作就根本不需要经验。要想在无须顾及任何经验的哲学的限度内自由地存在,他就必须能够先验地描述一切时间,以及其中一切可能的纪元。他对哲学的要求是:一种统一观念,它与划分为各种纪元的全部人类生活相关,这些纪元每一个都是可以被抽象地理解,或者借助其他纪元而被理解,正如这些特定纪元的每一个又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统一概念,而这个概念在形式多样的现象中呈现自己。

结果是,哲学家从他在别处发现的,并是他以作为哲学家的特有方式发现的某个真理开始,为自己建构起所有的历史:即根据他有关人类的观念,人类历史是如何必然发生的。哲学家并不乐意去检测自己的观念正确与否,根据实际上事件发生的过程而不自欺,他决意要使真正的事件从属于他的观念。实际上,他只是在真实的历史使自身从属于他的观念这种情况下,才承认它。这是一种纯粹概念的历史。

如果这个过程是正确的,那么历史学将失去它所有的独立性。它将轻易地被某个从纯粹哲学当中衍生出的命题所支配,并且随着该命题的真实一同确立或颠覆。所有有关历史而特别有趣的东西都将无影无踪。一切称得上知识的东西都只不过是想要弄明白,在多大的程度上,哲学原则能够在历史中得到证明:即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哲学家先验地看待的人类的进步(Fortgang)。但是,人们却丝毫没有兴趣去钻研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甚至也不想去了解某个特定时期内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唯有对人

们能够见到的历史中曾经鲜活的观念总体,人们才感兴趣。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确定普遍历史进程,这永远都会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变化在于,概念在从高向低的演绎过程中的分解。这样已经足够说明,历史学将是附属性的,没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且,它的生命之源也将枯竭。既然历史学已然内在于哲学概念当中,那么对历史进行专门研究也就很难有什么意义了。

早些时候,神学也曾提出过这些主张,它们也以绝对是误解的东西为基础,将人类历史按照原罪、救赎和千年王国来划分成一些时段,或者是划分成但以理^[2]所预言的四个王国。这样,神学也正是以启示(神学所理解的启示)中的一些陈述,试图记录现象的总体。

无论怎样,历史学都将丧失一切科学的根基和特征:人们将无法提起历史学自身的生命赖以诞生的原则。

然而,我们注意到,历史学一直在坚定地反对这些主张。实际上,就算是哲学也从来没有能够实践这种控制。就已经问世的著作而言,我尚未发现哪种哲学甚至是最微弱的方式表现出,它根据某种思辨的概念控制了或成功地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现象;这是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事实的真相都躲闪并逃避了思辨的概念。

此外,我们发现历史学总是以其饱满而不可削弱的力量反对这些主张。据此,它在证明历史学固有原则的独有特征,以抵制内在于哲学的原则。

在表述这个历史学原则之前,我们首先要问,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来表明自身。

首先,哲学总是提醒我们想到对于崇高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历史学则提醒我们存在的状况。前者侧重于普遍价值,后者则侧重于特殊价值。前者认为发展(Fortgang)是历史的本质,而每一个细节都只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历史学转而同情性地关注细节。哲学则永远拒斥这一点,它将自己赞成的状态置于遥远的未来。哲学本质上是预言性的,指向未来的。历史学关注当下存在的好与善,它尝试去理解它们并关照过去。

事实上,在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形中,两种科学彼此直接抨击对方。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哲学意在使历史学隶属于自己,而历史学也不时提出相似的主张。历史学并不想把哲学的结论看成绝对的,而只是把它看作时间中的现象。它假定,最严格的哲学包含在哲学史中,也就是说,

人类能够认知的绝对真理内在于时而呈现的各种理论中,而无论这些理论彼此间是多么矛盾。在这一点上,历史学仍旧走得更远。历史学假定,哲学,特别是在它进行定义的时候,不过是语言固有的民族性知识的表现而已。因而,历史学否认哲学的任何有效性,而将哲学按它的其他表现来理解。在这点上,甚至哲学家也和历史学家观点一致,因为通常,他们都将先前所有的体系仅仅当作不同的步骤、当作相关的现象来接受,并且把绝对的有效性仅仅归诸它们自己的体系。

我并不是说历史学家这样看待哲学就是正确的;我只是想说明以历史学的视角看待事物,总是存在一种积极的原则与哲学的视角对峙,并且持续不断地表达自身。问题在于,作为这种表达之基础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哲学家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当他们只是在进步、发展和整体中寻求无限时,历史学在全部存在之中,即在每一种环境中,在每一种存在、源自上帝的永恒之物中,识别出永恒的事物;而这就是历史学的根本原则。

任何事物的存在若不以神性为基础,它又如何存在呢?

因此,正如我们所讲的,历史学以同情之心转而关注个体,因而,它坚信特殊价值的有效性。它认可有益的事物、现存的事物,并且反对否定现存之物的变化。它甚至错误地认为自己分享了真理。有鉴于此,在先前被拒斥的哲学体系中,它领会了一部分永恒的知识。

我们没有必要去详细证明永恒存在于个体当中。这正是我们的努力所依赖的宗教基础。我们相信万物有赖上帝并且经由上帝而存在。通过将自己从某种狭隘的神学要求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确无论如何都承认,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源自于一个更高的、宗教的源泉。

人们必须抵制这样一种观念,它认为,甚至历史学研究都完全是指向寻求那种更高的原则。因此,历史学会太近似于哲学了,因为它将要去预设而非思索该原则。历史学因为其包含的内容,在自身之内并通过自身,使现象世界得以提升、获得意义,并且神圣化。它致力于具体事物,而不仅仅是可能内在于其中的抽象之物。

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我们的最高原则,下面就必须考虑,对历史学实践而言,该原则将产生什么样的要求。

1. 第一个要求是对于真实的纯粹热爱。通过认识到我们想要了解

的特定事件、特定情形,或者特别的人身上的崇高之处,我们学会了以某种崇敬的态度看待所发生的、过去的或呈现的事物。首要的意图就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想要以自己的想像取代这种认识,就将与我们的真正意图背道而驰,并且只会去研究对我们的主观观念与理论的反思。然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应当重视事物的外表,它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过程。若是如此,我们就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外在,尽管我们自己原则引导我们把握事物内在的东西。

2. 因而,一种以文献为基础的、深入、深刻的研究是必要的。首先,这种研究必须致力于研究现象本身、它的条件和环境,这主要是因为,若不这样做,我们也许就不能认识它;然后,研究现象的本质、它的内容,因为在最后的分析当中,每一个个体都是精神上的个体,它只能通过精神上的领悟来把握。这种领悟有赖于赞成一些规则,依照这些规则,观察的心灵继续与在观察中确定对象出现的要素保持一致。在此,可能已经多少有些天赋的才能了。所有的天才都有赖于个体与其类的和谐一致。那条形成并创造了本质的生产性原则呈现在认识了它的个体面前,并且通过该个体使自身变得清晰,从而达到自我理解。

这种天赋可能或多或少,但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有。才智、勇气和诚实,在表达真理的时候足够了。如果人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不带偏见并保持谦逊,那么每个人或许都希望去发现、去钻研那个他努力研究的事物。但是什么才是没有偏见呢?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向了从我们的原则得出的第三种要求。

3. 一种普遍的兴趣。有的人仅仅对市民制度、宪法章程、科学发展、艺术创作,或者仅仅对政治纠纷感兴趣。多数历史迄今都涉及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主题。但是,既然社会的这些方面从来都不是分别呈现的,它们总是一同出现——实际上还彼此决定,并且,比方说,既然对于科学的态度通常会影响到外交政策,尤其会影响到国内政策,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所有这些因素给予同等的关注。此外,在没有其他方面参照的情况下,我们将使得自己无法理解想要理解的那方面,并且会与我们原本的认识目的背道而驰。我们所指的没有偏见就在于此。它并不是说缺少兴趣,而更多的是一种对预想观念所激发的纯粹认识的兴趣。但情形又会如何呢?这种深入探索真理的努力难道不只是将整个领域切割成了许多单独的部分吗?我们难道不只是为一连串碎片而忙碌吗?

4. 对于因果联系的理解。基本上,我们应当满足于简单的信息——满足于它与对象的纯粹的吻合。如果在不同的事件之间只有一个序列的话,我们最初的要求就会得到满足。但是,不同的事件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同时发生的事件彼此接触并相互影响;前事决定后事;因果之间存在一种内部的关联。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通过日期来确定,但是它的确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并且因为其存在,我们必须努力去认识它。这种从原因得出结果的历史研究被称为功效性的(pragmatic)历史研究。但是,我们情愿根据我们自己的概念,而不是以通常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因果关系。

自从当代历史编纂学发展以来,功效派思想运用在实践中时提出了一种理论体系,它认为自私和对权力的欲望是一切事物的主要原因,历史学家通常要求的便是,将个体那些能够观察到的行为解释成一种激情的结果,而这种激情正是我们从自己对于人的概念中演绎而来。这种结论性观点沾染上一股乏味的、不太虔诚并且是缺乏灵性的气息,它令我们失望。我并不否认自私和对权力的欲望能够成为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动机,并且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否认它们是唯一的要素。首先,我们必须尽可能准确地研究那些本真的信息,以确定我们是否能够揭示真实的动机。这样做可能比人们能够想到的频繁得多。只有当我们在这条路上不能再多走一步时,我们才被允许做些推测。别让人们认为这种局限性将限制观察的自由;相反,研究越是以文献为基础,就越精确,研究成果也更加卓著,我们的技艺也越能得到自由的展现,而这种技艺只是在直接的、不可否认的真实环境中才能繁荣起来!仅只是人为创造的动机会干枯,那些从鲜活的观察中得出的真实的动机是多样而深刻的。因此,就像一般知识那样,即便是我们的实用性观念也是基于文献的。它甚至可能非常沉默,可是却非常根本。在事件自身讲述之处,在单纯的创作表明连接之处,详细说明这种连接就不必要了。

5. 不偏不倚。通常,世界历史中会出现两个相互竞争的派别。自然,这些派别进行的斗争非常不同,但是关系紧密。我们总是看到其中一个从另一个里面发展而来。

让所有的人相信,他们并不会轻易地在时间进程中被遗忘。对于历史和子孙后代的评判,人们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期盼,它是人们千百次呼唤的。但是,这样的评判很少客观地传承下去。没有哪种现在存在于我们